

綱鑑易知錄

唐

四十二卷

113
537
23



門 413
號 537
卷 23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四二

天正十五年二月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君

唐紀

高祖神堯皇帝

姓李名淵字叔德成紀人涼李暠之後祖虎事後周封唐公父昞襲封帝

仕隋為太原雷守進爵為王尋即皇帝位都長安在位九年壽七十一歲○帝舉兵晉陽席卷長驅奄有關中掃除亂略六年之中海內咸服成功之速蓋由太宗也

綱庚辰

唐武德三年。是歲并楚夏定楊梁師都。春梁銑鄭梁法興吳凡九國定楊梁法興亡。

唐高祖

二月唐以封德彝為中書令。綱夏四月唐秦王世民擊宋金剛破之。定楊可汗。見上卷武周及金剛皆走死。目宋金剛。見上卷將尉。畏鬱二音遲。復姓敬德尋相戰屢敗。四月金剛食盡北走。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今西平陽府霍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追及金剛於雀鼠谷。在山西汾州府介休縣一日八戰皆破之。引兵趣介休。金剛大敗。敬德尋相舉介休及永安。今汾州府孝義縣降。世民得敬德喜甚。使將其舊眾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為變。驟以為言。世民不

秦王得尉遲敬德喜甚

唐立老子廟

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井。兵州今山西太原府去年八月武周取并走突厥。金剛亦走突厥。皆死。世民入并州。武周所得州縣皆入於唐。綱五月唐立老子廟。書立老子也。譏誣目晉州。今山西平陽府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在平陽府浮山縣東南一名龍角山見白衣老父曰。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吾而也。祖也。詔於其地立廟。
華陽范氏曰唐祖老子由妖人之言而詔諛者附會之高祖啓其原高宗明皇扇其風遂用方士之言而躋之於上帝。昇天誣祖悖道甚矣。

綱秋七月唐遣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目唐詔秦王

世民督諸軍擊世充。屈突通二子在洛陽。唐主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兒何？通曰：臣為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唐主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綱九月，唐攻鄭轅。轅，拔之。秦王世民遣王君廓攻轅。關名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轅轅嶺。拔之。於是河南州縣相繼降唐。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屈突通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留之恐為後患，不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

丈夫意氣相期

表一時共事之情

公何相報之速

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上聲也。戰地。世充帥步騎萬餘卒至圍之。單雄信引梨屬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戰。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自是龍遇日隆。綱冬十二月，吳主子通敗梁兵，取京口。今江府。杜伏威擊之，子通敗走。襲梁。梁王法興走死。

秦王歎隋宮殿

綱辛巳唐武德四年。是歲夏鄭梁春二月唐秦王世民敗鄭主世充於穀水在河南府洛陽縣西北進圍洛陽綱三月夏王建德將兵救鄭夏五月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鄭主世充降目世民入洛陽宮城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闕廢諸道場綱秋七月唐秦王世民至長安獻俘乎太廟赦王世充斬竇建德目秦王世民至長安唐都今陝西西俘也王世充竇建德獻於太廟詔赦世充為庶人徙蜀今四川成都府斬建德於市以天下

略定大赦百姓給復福一年復除也謂復世充未行

定州今直隸真定府定州刺史獨狐脩德矯殺之免脩德官

錢開元通寶

致堂胡氏曰王竇皆非唐之叛臣也而世充事煬不忠致隋失天下又弒恭帝而自立淫刑以逞虐及無罪其罪為重宜數其罪而戮之而待建德以不死則刑有章矣而唐不然其不戮世充也得以非內省有疾與其誅建德也無乃畏惡其能與已而使殺人殺世充豈所謂與衆棄之與綱唐初行開元通寶錢法書此後世錢文目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升其弊至是初行

開元通寶錢徑八分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綱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見

卷四書甚故將何子義也建德之死唐為已綱八月劉

黑闥據郟見上縣唐遣兵擊之綱唐徐圓朗舉兵應

徐圓朗稱舊王

劉黑闥圓朗先附李密密敗歸賈建德洛陽既平圓朗降唐拜兗州總管至是舉兵反自稱魯王

書圓朗書唐矣應黑闥則叛也曷為不以叛書黑闥法之舉義也圓朗應之亦義也於是降而復叛者皆書叛惟圓朗書舉兵所以予綱冬十月唐以秦王世

義也故世民之師止書擊綱冬十月唐以秦王世

唐以秦王為天策上將

民為天策上將目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

秦王開館延文學之士

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為

延文學之士

之開府置屬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

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勛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

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為文學館學士分

為三番更耕日直宿世民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

或至夜分使庫直閣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

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神山名仙人所居見

八卷時府僚多補外官如晦亦出為陝州今河南河南

長史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

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驚曰微公言幾失之

即奏留之使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

登瀛州

十八學士

房玄齡薦杜如晦

房玄齡獨收采人物

隔千里如面談

太宗非遵養之道高祖非教子之法

民每克城諸將爭取寶貨玄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見上卷每命入奏事唐主曰玄齡為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

瓊山丘氏曰世傳十八學士登瀛洲蓋本諸此是時高祖在御建成為太子固無恙也而高祖乃為秦王開府置屬而秦王又自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欲何為哉昔漢武帝為戾太子立博望苑通賓客從其所好司馬氏猶謂正直難親詔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夫太子國之儲貳國乃其國君父為之立苑通賓客謹微之君子猶以為非况太宗乃藩王功高望重處危疑之地而可使之日夜聚徒黨乎在太宗非遵養之道在高祖非教子之法而亦非所以安儲位定國家也其後建成兄弟互相傾奪太宗幾危而所以為太宗設謀効力以成其

基業者皆天策府中之人遂至推刃同氣喋血禁庭以貽百世之譏太宗為三代以後之令主而不可免有慙德音喋同喋音疊博望苑見十亦或以此哉註四卷三九遵養見三二卷九喋履也漢文帝紀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

綱唐遣趙郡今直隸真定府王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

目唐發巴蜀見二十七卷兵以孝恭唐高祖從父兄子李靖統之

自夔州今四川夔州府東擊蕭銑時銑以罷兵營農宿衛纔

數千人聞唐兵至倉猝徵兵未集乃悉見現兵出拒

戰李靖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見上卷入

其外郭大獲舟艦咸上聲靖使散之江中諸將皆曰

李靖散艦江中

破敵所獲當籍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見上伺動淹旬月吾必取之矣援兵見之果疑不進遂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於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謂羣臣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以太牢告廟下令出降孝恭入城禁止殺掠諸將言梁將帥拒鬪死者請籍其家

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為其主鬪死乃忠臣也豈可同之叛逆之科乎於是城中安堵言安然如堵不驚動也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孝恭送銑長安斬於都市以孝恭為荊州見同總管靖為上柱國安撫嶺南今廣東道

華陽范氏曰蕭銑故梁子孫因隋之亂保據荆楚欲復先業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之銑又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無罪高祖誅之淫刑甚矣

綱十一月唐杜伏威擊李子通執送長安綱劉黑闥取唐定州見上總管李玄通死之目劉黑闥執玄通

李玄通死節

劉黑闥稱漢東王

愛其才欲以為大將。玄通不可。故吏有以酒肉饋之者。玄通飲醉。謂守者曰。吾能劍舞。願假吾刀。守者與之。玄通舞竟。太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引刀自刺而死。

綱王午。唐武德五年。漢東王劉黑闥。天造元年。是歲楚亡。并梁。凡三國。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都洛州。今直隸廣平府。

綱唐秦王世民破劉黑闥於洛水。在廣平府城北。黑闥奔突厥。

綱夏六月。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又寇定州。

綱冬十月。唐遣齊王元吉擊劉黑闥。淮陽王道玄與黑闥戰。敗沒。

綱楚王林

建成元吉共傾世民

士弘卒。其眾遂散。

綱十一月。唐遣太子建成擊劉黑闥。自淮陽王道玄之敗也。山東震駭。劉黑闥盡復故地。進據洛州。見齊王元吉不敢進。而太子建成請行。故遣之。初唐王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唐主謂世民曰。事成當以汝為太子。將佐亦以為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喜酒色遊畋。齊王多過失。皆無寵。世民功名日盛。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曲意事妃嬪。詔諛賂遺。無所不至。以求媚於上。世民獨不事之。由是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

令教與詔
敕並行

短世民時世民元吉皆居別殿與上臺東宮晝夜通
行無復禁限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
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為定世民以
淮安王神通高祖從弟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接子婦官
上婕言接幸於好美稱也求之手敕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
婕妤訴於唐主唐主怒以責世民復謂裴寂曰此兒
久典兵在外為書生所教非復昔日也秦王每侍
宴宮中思太穆皇后高祖后竇氏早終不得見唐主有天
下或歔歔悲泣氣咽而抽息也流涕唐主不樂諸妃嬪曰陛下

王魏說太
子擊劉黑
闥

春秋高宜相娛魚樂而秦王如此正是憎疾妾等陛
下萬歲後妾子母必無子遺矣皇太子仁孝陛下以
妾子母屬祝之必能保全唐主為去之愴然由是無
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疎而建成元吉日親矣太子中
允王珪洗馬見三四卷七魏徵亦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
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
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眾不滿萬以大軍臨之勢
如拉斃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
傑庶可自安於是太子請行

王魏當勸
建成以孝
友

華陽范氏曰。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眾。古之道也。晉獻公使申生伐東山。里克入而諫。君出而勉太子。以孝。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輔導東宮。當勸建成。以孝友。則諸位安矣。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之。能為太伯不亦善乎。乃使建成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音晉侯使太以王魏之賢。猶如此。況庸人乎。註子申伐東山。事在左傳。閔公二年。

綱十二月。唐太子建成兵至昌樂。今直隸大名府南樂縣劉黑闥亡走。

綱癸未。唐武德六年。是歲春。正月。漢東將諸葛德

威執其君黑闥降唐。唐斬之。且時太子遣騎將劉弘

基追黑闥。黑闥奔走不得休息。至饒陽。見上卷從者

纔百餘人。餒甚。黑闥所署刺史諸葛德威出迎饋之

食。未畢。勒兵執之。送詣太子。斬於洛州。見黑闥臨刑

歎曰。我幸在家鉏菜。為高雅賢輩所誤。至此。武德四年

竇建德。建德故將高雅賢等。詣劉黑闥。謀為建德報仇。黑闥方種蔬。即殺耕牛與之飲食。定計起兵。濟南

綱二月。徐圓朗走死。其地皆入於唐。綱唐廢參旗軍

等十二軍。見上卷綱夏高開道。武德四年。寇唐幽州。

今直隸順天府。敗走。綱秋。八月。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

石反。

唐廢十二軍

置大中正

綱甲申。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七年。是歲高開道輔公孫皆敗死。唯

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第。以門望高者領

之無品秩。綱二月置州縣鄉學。自詔州縣鄉皆置學。

有明一經以上者。咸以名聞。綱帝詣國子學釋奠于

先聖先師。禮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

酬酢等事。以其主書。臨書視恆也。此其書。詣何

子弟各就學。綱改大總管府為大都督府。三月初

置州縣鄉學
詣國子學
釋奠于先
聖先師

初定均田
租庸調法

定官制。夏四月。頒新律令。綱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三為世業。八為口分。問人

十。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緇詩。經

尺。或綾或絹或緇或布。是之謂庸也。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

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

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

等。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

者。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

者。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

者為坊。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

唐之法蓋庶幾

華陽范氏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無憾者也。唐之法蓋庶幾焉。然為治者惟能省力役。薄稅斂。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富者不得兼之。則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綱秋閏七月。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將兵禦之。曰。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欲從之。

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所征無敵。奈何為此。以貽四海之羞。為百世之笑乎。願假數年之期。臣請繫頡_{賢入}利_{突厥可之頡}致之闕下。若其不効。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與妃嬪共譖世民曰。突厥犯邊。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上大怒。召世民責之。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勞_去勉。詔世民元吉將兵出_{幽州}。今陝西西_{安府}。以禦之。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綱八月。突厥受盟而還。

張鎮周治舒州

綱乙酉八年春正月以張鎮周為舒州都督。目鎮周舒州今江南安慶府人也。到州就故宅。召親故酣宴十日。贈

復置十二軍

以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平百姓耳。自是犯法者。一無所縱。境內肅然。綱夏四月復置十二軍。見上

昭祖孝孫定雅樂

綱丙戌九年春正月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定雅樂。綱

傳英請除佛法疏

二月初令州縣里閭翰各祀社稷。綱夏沙汰僧道。目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以漢語翻譯西域經論見三四卷二五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

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啓三途。天途人途。愛慾。地途。貪慾。謬張六道。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餓鬼道。畜生道。遂使愚迷

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

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

良可悲矣。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

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南北朝

帝齊襄南北朝齊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武帝殂中

融子良謀立子良不遂。太孫昭業立。誅王

以憂卒。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

梁武齊襄足為明鏡

卽成十餘萬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詔百官議之惟太僕卿張道源是奕言僕射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陳留縣南帝王世紀云伊尹生於空桑郡志伊尹母既孕夢神告曰白若出水卽東走明日白果出水乃東走十餘里顧其邑盡爲水遂化爲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卽此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上亦惡沙門僧名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詔

地獄之設正爲是人

太白經天

命有司沙汰言選擇之有所棄斥也晉孫綽與習鑿齒在後鑿齒曰籤天下僧尼道士女冠亦作官謂女之揚之糠粃在前其精勤練行者遷大寺觀賈庸猥委麤穢者勒還鄉里綱六月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決軍國事目世民旣與建成元吉有隙建戍夜召世民飲酒而酖見十一卷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上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爲嗣而汝固辭見上且建成爲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不可同處當

遣汝居洛陽自陝

見上

以東皆主之仍建天子旌旗

如梁孝王故事

見二十二卷

世民泣辭不許將行建成元

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

安則一匹夫取之易矣乃密命數人上封事

見四十四卷

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

來上乃止元吉密請殺世民秦府僚佐皆惶懼不知

所出行臺郎中房玄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

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

勸王行周公之事

謂誅管蔡

以安家國存亡之機正在今

日無忌以告世民名杜如晦謀之亦勸世民如玄齡

言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為己用密以

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世

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元吉乃譖

敬德於上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會突厥入塞建成

薦元吉將兵擊之率更

見三五卷

丞王暉

質

密告世民

曰太子語齊王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

見十四卷

使

壯士拉

蠟

殺之因遣人說上授我以國而立汝為太

弟世民以告長孫無忌無忌等告世民先事圖之世

張公謹取
龜投地

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衆曰。大王以舜爲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而不出。塗廩而不下。則井中之泥。廩上之灰耳。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幕府僚屬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卜而不吉。庸得已乎。世民意乃決。於是太白再經天。太白陰星。上公大將軍之象。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謂晝見。午上爲不臣兵起也。傅奕密奏太白見現秦分分野見四

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王世充寶建德報讎。臣今未違君親。亦實恥見諸賊於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窮罪也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建成元吉俱入。參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石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其爲奸謀。今秦王已

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此吾之夙心也。遂立世民為皇太子，軍國庶事悉

委太子處決。然後奏聞。

建成元吉諸子皆坐誅

華陽范氏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者，亦非也。昔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舜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而周公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蓋象得罪於舜而已，故封之，管蔡將危周公，以聞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所當誅也。後世王者不幸而有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

豈周公之

心

義重於死

不若亡之

愈

太宗舉不棄讎

夫建成元吉非得罪於天下者也。則殺之者已之私耳。豈周公之心乎？或曰：使建成為天子輔，以元吉則唐必亡矣。奈何？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為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太

綱罷沙汰僧道，綱以魏徵王珪為諫議大夫。書魏徵

謂無我矣。故予之非譏事，讎歟。諫議大夫天子之諫，臣也。世民自為太子，耳故為東宮官。今為天子諫，臣何譏之有？雖曰世民以之，然君父在上，王魏安得自分彼我乎？綱目之書美世民也，果以事曰：初洗馬上，讎為譏，則必書以爲太子詹事主簿矣。曰：初洗馬上，魏徵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太子召徵謂

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子改容禮之引為詹事

東宮名主簿亦名王珪韋挺於嵩雖上州今四川行都司武德七年高祖

責建成以兄弟不睦歸罪於皆以為諫議大夫

華陽范氏曰聞之程子齊桓公殺公子糾名忽

死之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而孔子取之何

哉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為世子

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

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

公伐齊納糾不稱子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于

齊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是以管仲不得讎

桓公而得以之為君建成為太子目兄也秦王

為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為東宮之臣則建成

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乎以

太宗亦非可事之君皆有罪

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太宗亦非可事之君矣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讎暮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義而委質於人雖曰不利吾不信焉

綱帝自稱太上皇秋八月太子即位目詔傳位於

太子太子固辭不許乃即位綱放宮女三千餘人綱

立妃長孫氏為皇后目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

上為秦王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甚有內助及為后

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

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晨謂報曉索蕭索也周書牧誓篇牝雞無晨牝

放宮女三千餘人

雞之晨。惟家之索。以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
喻紂惟婦言是用也。終不對。綱突厥入寇。至便橋。帝出禦之。突厥請盟而
 退。書寇未有書至者。書至便橋。深入也。而帝六騎輕
 法出隔水。責之。固有以奪人之心矣。書曰。請盟而
 退。請者何求。盟在彼也。與前書受。盟者大異矣。受盟見上十二。目梁師都見上卷
 所部離叛。國寢衰弱。乃朝於突厥。勸令入寇。於是頡
 利見上突利亦突厥二可蓋汗合兵十餘
 萬騎寇涇州。今陝西平涼府涇州。頡利進至渭水。便橋。即西
見二十一之北。遣其腹心執矢虜複思力名也入見。以觀
 虛實。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責也其

背盟入寇。欲先斬思力。思力懼。乃囚之。上乃自與高
 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
 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
 甲蔽野。頡利見思力不返。而上輕出軍容甚盛。有懼
 色。上麾諸軍使卻而布陳。獨畱與頡利語。蕭瑀叩
 馬固諫。上曰。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
 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虜必
 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曜
 軍容。使知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

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於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欲戰。陛下不許。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突厥之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賄是求。昨其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擊其衆。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福之如反掌耳。然吾卽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虜戰。結怨既深。彼或懼而脩備。則吾未可以得志也。故卷甲韜戈。啗淡之也。餌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志必驕惰。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

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瑀謝不及。綱九月引諸

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發天子非教射之人。卒伍非

一舉而三失具

所一舉而三失具矣。故書以譏之。目上曰。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

殿庭。諭之曰。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羣臣多諫曰。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將卒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上曰。王者視四海爲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

賞功不私親

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綱定勳臣爵邑。目上面定勳臣爵邑。命陳叔達唱名示之。且曰。所敘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高祖從弟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見上卷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

遷官不私舊

置弘文館

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柴輩也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也。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綱禁淫祀雜占。綱置弘文館。發太宗初政。如日方升。纖翳不作。其清明氣象。至今明可想。綱目書置弘文館。初無美詞。而分注備載。其君臣論治之實。於下後之欲考太宗之治者。當於是焉觀之。則得其要領矣。目上於弘文

殿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上謂侍臣曰朕觀煬帝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相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已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於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

福

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上問給事中

發言未嘗
不三思

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說佛教也侯景之亂見三十八卷

鳥翼魚水

黏書屋壁

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見三九卷六此深足為戒。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嚴之屋壁，得出入省覽。胡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事。副朕此意。○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為誰，對曰：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

君源臣流

割肉充腹

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讀諷也。怨者與

殿 隱秦止營

剖身藏珠

徙宅忘妻

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入以利已故也。夫美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古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求。以財枉法相謝曰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

裴矩佞隋 忠唐

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并力相輔，庶免為人笑也。○上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司門令史主通籍出入禁門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去聲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告羣臣曰：裴矩能當官力爭，評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司馬溫公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表動則影隨矣。

見四十卷末又四一卷二又三

綱冬十月詔追封故太子為息隱王齊王為海陵刺

王

王改葬之目後詔復息今河南汝寧府息縣隱王為隱太子

海陵今江南揚州府泰州刺王號巢今江南廬州府巢縣刺王綱立子承

乾為皇太子承乾生八年矣綱詔民遭突厥暴踐者計口給

絹綱十二月遣使點兵書遣使何法譏非事也綱上厲精求治

數朔引魏徵入臥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

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壯

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救出徵固執以為不可上怒

遣使點兵

魏徵諫失信

名而讓責也之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耳何必多取

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今

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何也對曰陛下初

詔悉免負逋官物有司以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

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

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見上關外給復見上一

年既而繼有赦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散還之

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復點兵何謂來

年為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至於

張玄素請
擢臣分任

張蘊古上
大寶曆

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為治乎。上悅從之。綱
以張玄素為侍御史。目上聞景州今直隸河間府景州錄事參
軍張玄素名。名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
任羣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
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羣臣而分
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何憂不治。上善其言。
擢為侍御史。綱以張蘊古為大理丞。目前幽州今直隸順
天府記室張蘊古。上大寶曆易繫辭下傳。聖人之大寶。日位此箴為有位之誠。故
名。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整溺拯救亨屯肫。亨。通屯難。故以

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君門於

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瑤作

丘其糟而池其酒。築作酒池。糟隄十里。紂為酒池。回盤糟丘。又曰。勿沒沒

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見一卷而視於未形。

雖黈纛儉上。續曠塞耳。黈。黃色。續。綿也。以黃綿為圓。用

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太宗文武皇帝名世民。高祖次子。方四歲有書生見

必能濟世安民。書生辭去。乃採其語。名世民。年十八。舉義兵。高祖得天下。皆其功也。初封秦王。

太子齊王每欲殺之乃為所殺高祖因傳位焉
在位二十三年壽五十三歲而崩帝除隋之
亂比述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
隆由漢已來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
禮樂父子兄弟
之間慙德多矣

秦王破陳樂

綱丁亥太宗文武皇帝貞觀元年春正月宴羣臣

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太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作此樂曲舞用樂工

百二十八人披銀甲執戟而舞後更號神功破陳樂貞觀七年更名七德舞上曰朕昔受

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

由不敢忘也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

足比乎上曰戡堪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

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

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綱制諫官隨宰相入

閣蛤議事習良法也若此則無不及綱更定律令

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與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

五十條為斷短右趾上曰肉刑廢已久見十二卷五宜有

以易之於是有司請改為加役流流配而加流三千

里居作三年所謂加役流也從之綱以戴胄為大理少卿

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去聲不首者死未幾

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

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

加役流

忍小忿而存大信

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以為不可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綱二月分天下為十道隋末豪傑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割置州縣以寵祿之上以民少吏多悉併省之因

賜絹示辱

分天下為十道

山川形便分為十道曰關內

以京官遙領河南

府陳河東

治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

河北

治魏郡今直隸大名府山南

中今陝西

隴右

治西平今陝西行都司西寧衛

淮南

治廣陵今江蘇揚州府江

南

治吳郡今江蘇蘇州府劍南

嶺南

治南海今廣東廣州府

皇后帥命婦親蠶

綱三月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

內命婦謂三夫人以下也外命婦諸臣之妻也

外命婦有七階淑人碩人令一人恭人宜人安人孺人親耕桑禮儀書后親蠶西郊書皇后帥命婦親蠶書祀先蠶書賜近臣絲書皆予之也見四五卷二八賜絲見四八卷二五

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

明發太宗是時切於圖治汲汲如此至命京官

京官更宿內省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二

唐太宗

二八

以弓喻治

更宿內省訪問得失惟日不足更宿內省訪問得失惟日不足雖欲不治得乎書以美之宜矣雖欲不治得乎書以美之宜矣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勁敬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耕宿中書內省數朔廷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綱夏六月封德彝卒書不書法官創也之目初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乞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哉正患已不

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綱以蕭瑀為左僕射夜目上與侍臣論周秦脩長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立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華陽范氏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太宗以湯武之征伐為逆取而不知征伐順天應人所以為仁義也其曰取之或可以逆亦非也既謂之逆則無時而可矣

綱山東旱。詔所在賑卹。綱其租賦。綱秋七月。以長孫

無忌為右僕射。目無忌后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

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欲相者數朝矣。皇后固請曰。

妾備位椒房。見二十二卷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

呂霍上官。漢高后時呂產呂祿昭帝時上官桀上官

誅。可為切骨之戒。上不聽。卒用之。綱九月。宇文士及

時為中書令罷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書他官參預政事自此始

綱冬十月。嶺南會長馮盎遣子入朝。目初盎與諸酋

長迭相攻擊。諸州皆奏盎反。上欲發兵討之。魏徵諫

呂霍上官
可為切骨
之戒

一言勝十
萬師

曰嶺南見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告者已數年。

而盎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

可不煩兵而服。上乃遣使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

者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乃賜

絹五百匹。綱十二月。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

州。目青州今山東有謀反者。逮捕見十九卷滿獄。詔崔

仁師等覆按之。仁師至。悉去桎械。與飲食湯沐。止坐

其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茹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見十一卷

三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

崔公平恕
無枉

孫伏伽諫
好騎射

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也免罪知其
冤而不為去聲伸邪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
死亦所願也及赦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
枉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綱以孫伏伽為諫議大
夫目上好騎射孫伏伽諫以為天子居則九門楚辭九辯
君之門行則警蹕見十一卷四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
生民之計也夫走馬射石的乃少年諸王所為非今
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
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悅以伏伽為諫議大夫。

見形必資
明鏡

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皆失舉措上知之每假以辭
色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
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闕諫自賢其臣阿諛順
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隋煬帝虞世基者宇文弒煬帝又殺虞世基等世基弟世南抱世基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許亦足以觀矣公
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也綱令吏部四
時選集併省吏員目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
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
關注擬人以為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

劉四罵人
人不恨

劉子翼可
謂知所先

進官員不充州府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皆勒赴省選
 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敘各得其所時人稱之
 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遂併省之
 武總六百四十三員綱徵隋祕書監劉子翼不至
書不至何美子翼也子翼亂則進治則退易為美之
 子翼親逢盛世甘於不仕以奉老母可謂知所先者
 或以為譏
 則過矣
 綱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
 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
 徵之辭以母老不至綱以李乾祐為侍御史
綱見上
 綱命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
卷四

敕勒十五
部

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軌坐輕罪
 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矣上悅從之以乾祐
 為侍御史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
 御史張行成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令有東西之異示
 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綱鴻臚卿鄭元璠還自
 突厥曰初突厥既疆敕勒元魏時號高市部後
 號敕勒又號鐵勒諸部
 分散有薛延陀駝回紇痕入聲都播都波骨利幹
 多濫葛濫或
作覽同羅僕固僕骨拔跋野古一日拔野固
 或作拔曳固
 思結渾魂斛薛奚結阿跌一日訶啞或曰
 跋音韻契苾

一曰契白霄習又心入聲等十五部皆居積迹○虜中積沙漠曰積北

頡利見上政亂薛延陁回紇等叛之頡利不能制會

大雪羊馬多死民大飢鴻臚卿鄭元璫使還言於上

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飢畜休去聲瘦

將亡之兆也羣臣多勸上乘閑○乘閑處擊之上曰昔

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羊牛

馬犬豕雞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四二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四三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綱 戊子二年春正月長孫無忌罷

無忌自懼滿盈固求遜位皇后又內

為之請上乃許之

綱 三月詔自今大辟

關並令兩省四品及

尚書議之

書美慎法罰也

目 大理進每月囚帳上命自今大

辟也。死刑。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議之。庶無

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今陝西鳳翔府。刺史鄭善果。上曰。善

果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為伍。自今三品已上。犯

罪。聽於朝堂。俟進止。**綱**關內旱饑。赦天下。**目**關內即

中見上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贖以還之。上

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

一歲再赦。善人暗因去聲。惡汗去聲。夫養稂郎莠。有

俱害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

欲數朔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

赦有罪者賊良民

水旱赦天下。且曰。使年豐穀稔。天下又安。移災朕

身。是所願也。所在有雨。民大悅。

遂昌尹氏曰。春秋僖二年。冬。書不雨。三年。春。書不雨。夏。書不雨。每時而書不雨者。君子謂其有志於民也。文公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又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三時而總書不雨者。君子謂其無志於民也。太宗是時。君德清明。勤恤民隱。每有饑旱。輒書於冊。去夏嘗詔山東賑卹。蠲租。今又特降赦令。其愛民之心。可謂切矣。綱目書之。亦以見太宗之有志於民。而非特紀其災異也。下書畿內蝗。亦然。

太宗有志於民

綱夏四月。突厥突利可汗見上卷請入朝。**目**初。突厥

頡利可汗。以薛延陀回紇等叛。見上卷遣突利討之。敗

祖孝孫奏
唐雅樂

還拘而撻之。突利由是怨。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嚮者突厥方彊。憇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困窮如是。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故喜。然朕或失道。亦將如此。卿曹不惜苦諫。以輔不逮。綱
六月。祖孝孫奏唐雅樂。目初上皇命祖孝孫定雅樂。見上卷。孝孫以為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考古聲作唐雅樂。至是奏之。上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治之隆替。豈由於此。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四

吞蝗

思悲也。禮樂記。亡國之音哀以思。聞者悲泣。豈可謂治不在樂乎。上曰。悲喜在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為公奏之。公豈悲乎。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聲音也。綱畿其內蝗。目上入苑中見蝗。擷。端入聲。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綱秋九月。詔非大瑞。不得表聞。目上曰。比見羣臣屢上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

瑞在得賢

出宮女三千餘人

害為桀紂。後魏之世，更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乃詔自今大瑞聽表聞，餘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形如腰鼓，然腰鼓本胡鼓，廣首纖腰，兩頭擊之，聲相應和。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綱出宮女三千餘人。目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言：往年雖出宮人，見上卷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出之，前後三千餘人。綱冬十月，殺瀛州今河北刺史盧祖尚。自上以盧祖尚廉平，公直，欲遣鎮撫

交阯。今安南國祖尚既謝而復悔之，以疾辭。上遣杜

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

為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

之為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

從之。有青州今山東長史魏愷使梁還，除光州今山東

府長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責之。愷曰：臣先在大州，有

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

上曰：然。邇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

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徵容貌不逾

鵠死懷中

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上怒甚。亦為之霽。祭也。威。上嘗得佳鵠。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鵠竟死懷中。綱十一月。以王珪為侍中。目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已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

五花判事

之深怨。此乃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上又嘗謂珪曰。開皇隋文帝年號中。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之。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上嘗問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用儒士。故風俗

近世重文
輕儒

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上閒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李瑗之姬也。瑗殺其夫。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而不能見四用。然棄其所言之人。謂齊桓棄其所言之父老而不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綱**詔舉堪縣令者。月上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常疏數。記其名。

王珪諫雷
美人

疏名屏風

奴告主者
斬

耕藉東郊

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綱**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書特筆也。太宗此詔其關於風教大矣。故謹書之。月上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為。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之邪。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

綱已丑。三年春正月。耕藉見二十一東郊。**綱**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夜魏徵守祕書監。參預朝政。月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見八當廣求賢人。隨才

諸葛亮至公

高穎公平識治體

授任。比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祝也。左右丞。惟大事當奏者。乃關僕射。○上又嘗謂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後更名平於南夷。亮卒而二人哭泣。有死者見二卷。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穎憬相隋。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穎存沒。朕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猶言律人與如晦引拔士類。

唐世賢相推房杜

常如不及。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玄齡監脩國史。上語去聲之曰。漢書載子虛。上林賦。二賦司馬相如作。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載之。○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上以徵不避嫌疑。責也。讓之曰。自今宜存形迹。徵曰。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未可知也。臣不敢奉詔。上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

魏徵願為
良臣勿為
忠臣

臣幸得奉事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上曰忠
良有異乎。對曰穆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
良臣龍逢旁比干面折廷爭諍身誅國亡所謂忠臣。
上悅。○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
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舜明目達聰故
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
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
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
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上謂魏徵

譬如饒人
自噉其肉

願陛下謹
終如始

曰齊後主周天元北周宣帝傳位於太子自稱天元皇帝皆重斂百姓
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饒不廉也人自噉淡也其
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為最劣。對曰齊後
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為亡
國齊主尤劣也。○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
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
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
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如始則善矣。○房玄齡王珪掌
內外官考待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推之。魏徵

諫曰。二人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多。其閒能無一
二不當。然察其情。終非阿私。且萬紀比在考堂。曾無
駁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非竭誠徇國也。今推
之。未足裨悲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
治體。非敢私二臣也。上乃釋不問。綱夏四月。上皇徙
居大安宮。書法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
父。此漢祖之詔也。上皇授位太宗。既得
傳子之善。太宗承統高祖。未聞尊父之禮。故上皇徙
居大安宮。綱日以自徙為文。而太宗尊奉推崇之典。
缺然無見。不然將書日帝奉。上皇
徙居大安宮矣。豈不深可惜哉。綱六月。以馬周為
監察御史。目荏池平。今山東東昌府荏平縣人馬周客遊長安。

太宗未聞尊父之禮

以荀悅漢紀賜李大亮

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會以早求言。何武人不學。周
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問之。何對曰。此臣家客
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
以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綱冬十一月。以荀悅漢紀
賜涼州都督李大亮。目上遣使至涼州。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
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
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
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上悅。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
紀。後漢荀悅獻帝朝為祕書監撰漢紀三十卷綱以李靖為定襄。今山西太原府

綱監易知錄 卷四三 唐太宗 九

定襄縣

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突厥。代州今太原府代州都

督張公瑾僅上言突厥可取之狀。上以頡利見上卷

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見同上命李靖為行軍總管討

之以公瑾為副。拔野古僕骨俱見上卷末等會長。並率衆

來降。於是復以李世勣柴紹薛萬徹為諸道總管。衆

合十餘萬。皆受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綱十二月突

厥突利可汗見上入朝。上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

之故。稱臣於突厥。見四一朕常痛心焉。今單蟬于猶

言天子即稽啓頡庶幾可雪前恥矣。昔人謂禦戎無

顏師古王會圖

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綱閏

月。蠻酋謝元深等來朝。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

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作王會圖。周武王

太平遠國歸款史以示後從之。綱濮州今山東東刺

史龐相壽有罪。免。相壽坐贓免。上以其秦府舊人

復其官。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人人皆恃恩私。則

為善者懼矣。上悅。謂相壽曰。我昔為一府主。今為天

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綱

庚寅四年春二月。李靖襲破突厥於陰山。在鞞國頡

太宗不私龐相壽

綱監易知錄

卷四三

唐太宗

十

利可汗遁走。綱以溫彥博為中書令，戴胄參預朝政。蕭瑀參議朝政。綱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為天可汗。許之。書許之何譏也。中國帝王其尊至矣，而顧夷狄又以自稱益非也。以置設見四十四。此貽謀願當一設宜矣。註一卷十三。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綱蔡公杜如晦卒。目如晦疾篤，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及卒，上語及必流涕，謂房玄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綱

夏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目頡利敗走，往依沙鉢羅設。沙鉢羅部設之號。蘇尼失，名部落，在城。今山東兗州府濟寧州。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頡利。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取之以獻。蘇尼失舉衆來降。漠南沙漠之南北遂空。上御樓受俘。樓謂順天樓。館去聲。以之太僕。掌廐牧輦。俘軍中所獲。館館客也。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見十五卷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見上卷末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

羣臣議區處突厥

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戎狄自古為中國患。今幸破亡。宜悉徙之河南。見上卷二八兗豫見三六卷一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為農民。顏師古請寘同置之河北。見同河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宜因其離散。各署君長。使不相臣屬。則國分勢敵。不能抗衡中國矣。仍於定襄。見上卷九置都護。見十六卷二二府為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見二一卷十一置於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蔽。魏

前事明鑑

徵以為戎狄弱。則請服疆。則叛亂。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為腹心之疾。西晉之亂。見五胡亂華丘氏前事之明鑑也。宜縱之。使還故土。便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夫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以窮來歸。奈何棄之。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今直隸順天府西至靈州。故城在陝西寧夏衛城南分突利。見上卷九故地為四州。又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見上右置雲中。今山西大同府二都督府。

綱鑑易知錄

卷四三

唐太宗

十二

以統其衆以突利爲順州故城在廣西梧州府博白縣都督初頡利族人思摩無寵於頡利頡利之亡親近者皆離散獨思摩不去竟與俱擒上以頡利爲右衛大將軍蘇尼失思摩皆封郡王其餘拜官有差雌五品以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顏李之謀未若魏徵之盡善

華陽范氏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太宗苟欲冠帶四夷以夸示天下而不知亂華亦甚矣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啓乎致堂胡氏曰顏師古李百藥之謀雖無大失未若魏徵之盡善也而太宗不從顧用溫彥博之策何也彥博之策太宗所欲爲者也其先意承志不得爲忠矣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而中國夷

狄之不可同處亦非人爲乃天地之氣有淳正偏駁之殊也有教無類豈採雜華夷之謂乎

綱林邑遣使入貢。目林邑南蠻國名在安南國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如煬帝，頡利皆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

致堂胡氏曰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遽興兵革幾於能忍然林邑表辭敢爲不順者以獻中火珠嘗試朝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不聞還其獻則是太宗貪其寶而甘其慢也

綱六月脩洛陽宮。法書漢明帝大起北宮以諫而止綱上謂玄齡曰玄素所言有理可即罷之則曷爲止是以脩宮書不卒罷也故不書罷而明年再書脩目給事中張玄素上書曰：洛陽未有巡

甘慢 太宗貪寶

張玄素諫脩洛陽宮

敕百司詔
敕未便者
皆執奏

幸之期而預脩宮室非今日之急務也且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見上卷三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傷也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玄素所言有理可即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綱秋七月敕百司詔敕未便者皆執奏目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

事衛士傳餐而食未暇大也食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一日萬機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則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諍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洽乎因敕有司自今詔敕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阿曲不盡已意

此古今之通患
太宗無我之德

遂昌尹氏曰嗚呼天下之理惟其是而已自後
世人君有齊於改過者則曰業已授之不可改
也自後世人臣有喜於為佞者則曰此詔旨也
不可違也夫使理有不當則業雖已授改之何
傷事有未是則雖出於詔旨違之何害惟夫知
君吝於改過人臣喜於為佞則天下之事明矣
其非而具理行之必至於盡政害民而後已此
則古今之通患也善哉太宗能有見於此是以
惟理之從不拘已見凡未便之事雖詔敕已行
皆許執奏是豈不足以彰無我之德哉書之於
冊此亦可為後王之法也

綱以李綱為太子少師蕭瑀為太子少傅綱以李大
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
吾廬地見詔以李大亮為安撫大使貯糧積迹口虜

懷遠必先
安近

沙漠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
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
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況河西
西行都司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立
等衛地君長求內屬者羈縻見二十八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
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綱以李靖為
右僕射夜目靖性沉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似不能
言綱冬十一月除鞭背刑法書美仁目上讀明堂鉞灸
書云人五臟之系皆附於背故有是命綱大有年

除鞭背刑
大有年

綱以李綱為太子少師蕭瑀為太子少傅綱以李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

唐太宗

魏徵封德
昇論教化

書大有年何美恤民也帝自即位山東旱則以賑
 恤書關內饑則以赦天下書畿內蝗則繼以出宮
 女書其恤民也至矣於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
 是特書大有年嘉之也

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
 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
 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
 上深然之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驕訛故秦任
 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
 徵書生未識時務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
 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

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
 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計
 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
 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熟日稔穀流散
 者咸歸鄉里米計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
 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裴潛廣州記大庾始安臨
 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帝謂長孫
 無忌曰貞觀之初議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
 委之臣下文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惟魏徵勸朕

偃武脩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此皆陛下威德。臣何力之有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朕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房玄齡奏。閩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

一喜一懼

如又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綱辛卯五年秋八月殺大理丞張蘊古。前書殺盧

殺張蘊古其為盛德之累亦多乎然祖尚猶有辭難之罪若蘊古則當官執法守正不阿可賞而不可殺者其失尤甚也惜哉**目**河內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人李好德有心疾

為妖言大理丞張蘊古按之奏好德實被疾不當坐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相州今河南彰德府人而好

德兄厚德為其刺史故蘊古阿意縱之上怒斬之既

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復奏乃行

刑**綱**九月脩洛陽宮。周武帝毀上善殿則書毀毀宮室之壯麗者則書毀美之

戴胄諫脩洛陽宮

也。於是竇璡鑿池築山。雕飾華靡。上怒毀之。曷為不書其毀。書其脩。諫也。去年帝以玄素之言罷脩矣。卒復脩之。是貳過也。既罷之。復脩之。既脩之。復毀之。則毀為不足稱矣。綱目責備賢者。故罷不書。毀不書。註音南北朝周武帝建德元年十一月以上。目上欲

脩洛陽宮。見上。民部尚書戴胄表諫。以亂離甫爾。百姓彫弊。營造不已。勞費難堪。上甚嘉之。既而竟命將

作大匠。見二三。寶璣。脩之。璣鑿池築山。雕飾華靡。

上怒。遽命毀之。免璣官。綱冬十月。詔議封建。目初上

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對曰。三代封建。建諸國

侯。而長久。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令羣臣議之。魏

徵以為京畿稅少。多資畿外。若盡以封建。經費頓闕。

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

赴。李百藥以為勳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

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

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平聲過大。開以州縣。雜

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為去聲置官僚。皆省司選

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條式。一

定。此制萬代無虞。於是詔宗室勳賢。宜令作鎮藩部。

貽厥子孫。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綱十二月制

制決死刑者皆覆奏

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徹樂減膳。曰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蓋欲思之詳熟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斷獄者。惟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閒豈能盡無冤乎。古者刑人。君為去聲之微。轍去也除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淡酒肉。但未有著令。著在法中耳。於是制決死刑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官名。掌天子之物。日尚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三

十九

治國如治病

是全活甚衆。○上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綱康國求內附。曰康國。一日隆末鞬。元魏時號悉方斤。在那密水南。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其君長姓溫。名屈木支。那密水葱嶺俱在西域。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三

唐太宗

十九

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稀。然朕日慎一日，惟懼不終，故欲數朔聞卿輩諫爭諍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羣臣請封禪不許

綱壬辰六年春正月朔日食。**綱**羣臣請封禪，不許。法書
書不許何譏也。何譏卒許而不果也。光武羣臣請封禪不許不書以其卒封禪也。故以不書為譏。太宗羣臣請封禪不許則書以其卒不得封禪也。故以不書為譏矣。故以不書為譏矣。
臣請封禪不許則書以其卒不得封禪也。故以不書為譏矣。故以不書為譏矣。
書為譏必若隋文帝然後書不許不為譏矣。
見二一卷十六隋文見四卷十二
目初羣臣表請上曰：卿等皆以封禪見八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

魏徵獨以為不可

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德未厚邪？中國未安，四夷未服邪？年穀未豐，符瑞未至邪？對曰：今雖有此六者，然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車駕東巡，供頓勞費，又伊洛二水見三以東灌莽水叢生日灌極目而遠，夷君長皆當扈戶從隨侍也。此乃引戎狄入腹中而示之

以虛弱也。況賞賚不貲。各厚也。未厭也。足遠人之望。給復見上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明年羣臣復以為請。上喻以舊有氣疾。恐登高增劇。乃止。

華陽范氏曰。古者天子巡狩。至于方嶽。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詭說者。為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後議其禮。徵亦預焉。高宗明皇遂踵行之。終唐之世。唯柳宗元以封禪為非。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馬周諫避暑九成宮

綱三月。如九成宮。書。譏遠也。不惟溫清之多。缺。且

上幸九成宮。在陝西鳳翔府麟遊縣西。避暑。監察御史馬周上疏

曰。大安宮見上在城西。制度卑小。而車駕獨為避暑

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溫清清去

清寒也。曲禮。凡為入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言溫以禦其寒。清以致其涼。定其衽席。省其安否。

之禮。臣竊有所未安焉。且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

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

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然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

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仍亟增脩大安。以稱中外之

望。綱以長樂公主嫁長孫沖。書公主嫁不悉書此目法其書何美從諫也。

長樂今福建福州府長樂縣公主將出降救有司資送倍於永

嘉今浙江溫州府永嘉縣長公主。見十八卷魏徵諫曰昔漢明帝

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命半楚淮陽

見二二二卷一。今奈何資送公主反倍於長主乎。上入告皇

后。后歎曰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

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上

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直

魏徵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
會須殺此田舍翁

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綱夏四月。鄒今

東兗州府鄒縣公張公謹卒。公謹卒。上出次發哀。有司奏

辰日忌哭。上曰君臣猶父子也。情發於哀。安避辰日。

遂哭之。綱秋閏七月。宴近臣於丹霄殿。書丹霄殿何法外殿也。若

臣講論無非治道與他。宴樂者異矣。故特書之。目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

無忌曰王珪魏徵昔日仇讎。見十七卷不謂今日得同

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

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

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

君臣猶父子
宴近臣於丹霄殿

魏徵嫵媚

王珪品藻諸臣

上曰應而復諫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
 有後言虞書益稷篇辭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
 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
 我視之更覺嫵通作媠亦媚也媚正為此耳徵起拜謝曰
 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
 何敢數犯顏色乎上謂王珪曰玄齡以下卿宜
 悉加品藻品等第藻文辭且自謂與數子何如曰孜孜奉國
 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
 李靖敷奏詳明出納唯允臣不如彥博處繁治劇極

王珪確論 治天下如建此屋

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為已
 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
 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衆亦服其確論○上指殿屋
 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朔改易
 苟易一椽催也○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
 變法度不恆其德勞擾實多○上曰人主惟有一心
 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詔諛或以
 奸詐或以嗜慾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
 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綱九月

功成慶善
樂九功舞

尉遲敬德
殿任城王
目幾眇

如慶善宮。目慶善宮。在西安府武功縣南。上生時故宅也。因宴

賦詩。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為九

功之舞。取虞書九功惟敘之義。九功者。水火木金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大宴會與

破陳舞。見上卷。偕奏於庭。同州今西安府同州刺史尉遲敬

德與坐者爭長。殿任城王見上王道宗目幾眇。上不憚

而罷。謂敬德曰。朕欲與卿等共保富貴。然卿居官數

犯法。乃知韓彭韓信彭越殖醢。非高祖之罪也。敬德由是

始懼而自戢。諧入聲也。綱冬。以陳叔達為禮部尚書。目

帝謂叔達曰。卿武德高祖年號中有黨黨言。直言也。見上卷十六。故

奏七德九
功舞

相報對曰。臣見隋室父子相殘以亡。當日之言。非為
陛下乃社稷之計耳。

綱癸巳。七年春正月。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目更

名破陳樂。見上卷。曰七德舞。取左傳宣十二年武有

戰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也。太常卿蕭瑀以為形容未盡。請并

寫武周。劉武周。仁杲。薛仁杲。建德。竇建德。世充。王世充。擒獲之

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觀其故

主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瑀謝不及。魏徵欲上偃武脩

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

魏徵不視
七德舞

君臣相親
如一體

帝審也。觀之。綱王珪罷以魏徵為侍中。自上與侍臣論安危之本。溫彥博曰。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欣然納之。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名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有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君臣相

親如一體耳。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龍逢旁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魏徵之學
駁而不純

華陽范氏曰太宗之言王者之言也魏徵所謂
才行者不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才也兼德行而
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兼德行而小人之
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辯給以禦人
詭詐以用兵僻邪險陂趨利就事而已爾王者
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豈其
以天下未定而專用小人之才乎夫有才無行
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
先不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徵之學駁
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
也治

造渾天儀

綱造渾天儀

見三五書造儀何
卷二一法重象器也

直太史李淳風

以靈臺候儀制度疎略但有赤道靈臺見二卷二二
天地也浮屠一行日靈臺鐵儀後魏斛蘭所作規制
朴略度刻不均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遲速

多更請造渾天黃道儀

以玉衡璿璣表裏三重其在
外者日六合儀次其內日三

辰儀其最在內者日四遊儀四遊者以其東西
南北無不周徧也玉衡璿璣見一卷二四至是

奏之綱秋九月山東四十餘州水遣使賑之綱赦死

囚三百九十人目先是上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

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

使至期來詣京師至是皆如期自詣朝堂上皆赦之

縱囚如期
自詣朝堂

致堂胡氏曰罪既至死無可赦者此三百九十
人者其間寧無殺人償死者乎而赦之何被殺
者之不幸而蒙赦者之幸也况既得一年之期
必嘗相約以如期而集則可免死太宗悅其信
服而忘其刑赦之頗也然不敢違逸而
皆至情則可矜矣要之始者縱之過也

綱冬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為司空。目無忌固辭。上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不才。雖親不用。如有才。雖讎不棄。今日之舉。非私親也。綱十二月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書於是始一書奉太上皇。越二年而以養母多矣。逮養父者蓋鮮焉。上皇稱詔九年。太上宗躬養之。禮僅一見於綱。目帝亦少憐於此哉。目上從上皇宴故漢未央宮。見十七卷上皇命頡利可汗見一起舞。馮智戴見上卷詠詩。既而笑曰。胡利越戴一家古未有也。帝捧觴上壽。上酒日曰。此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上皇大悅。綱賜太子庶子于志寧孔

胡越一家

穎達等金帛。目帝謂志寧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區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穎達數朔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綱削工部尚書段綸階。目綸奏徵巧匠。上令試之。綸使造傀。恢上。壘。木偶人也。列子。周穆王時。巧人有聲。偃師者。為木人。能歌舞。此蓋傀。傀之始。上曰。求巧工以供國事。今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毋作淫巧之意邪。乃削綸階。品級也。

傀

綱甲午八年春正月以李靖等為黜陟大使分行上天下。上欲分遣大臣循行黜陟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褒善良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綱秋七月山東河南大水。綱冬十月營大明宮。綱大明宮在西安府治東北以為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寢疾不果居。綱以李靖為特進。綱靖以疾遜位上曰朕嘉公意欲以公為一代楷模。法則故不相違及拜特

營大明宮

李靖一代楷模

進見卷三十七侯疾小瘳。開三二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平章政事之名始此書堯典平章百姓吐蕃西域國名在吐谷渾西南遣使入貢。此吐蕃通綱聘鄭氏為充華。既而罷之。書特筆也太宗從諫至此可謂綱帝聘鄭仁基女為充華。婦官九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大驚自責命停冊使房玄齡等奏許嫁無顯狀爽亦表言初無此議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下為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爾帝笑曰朕之言不能使人

魏徵諫聘鄭氏

魏徵諫罪
皇甫德參

必信如此邪。**綱**以皇甫德參為監察御史。中牟人。今南開封府中牟縣。丞皇甫德參上言。脩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罪之。魏徵曰。言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陛下擇焉可也。上曰。朕罪此人。則誰復敢言者。乃賜絹二十四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綱**乙未九年夏五月。太上皇崩。冬十月。葬獻陵。在西

太宗賜蕭
瑀詩

安府三原縣。**綱**十一月。以蕭瑀為特進。見參預政事。上曰。武德季年。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勝。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不隨而靡。板蕩識誠臣。誠臣不以板蕩而變。詩大雅。板蕩之反也。蕩蕩法度廢壞貌。板板。范氏曰。太宗以蕭瑀無貳心於已。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人君以此取人。豈不得忠正之士乎。**綱**丙申十年春二月。以荆王元景等為諸州都督。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

兄弟不可復得

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煙入聲不。能。止。

致堂胡氏曰。臨湖之變。太宗不能以義命少忍。然理義出於人心。雖下愚蠢蠢。猶不可忘滅。而況英傑之資乎。事往時遷。終必自悔。然已不可如何矣。此太宗所以悲也。人倫之際。易以失恩。可不慎哉。
註。臨湖之變。見上卷十六。

魏王泰為相州都督不之官。上以泰好文

學。特命於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名學士。泰有寵於上。或言諸大臣多輕之。上怒。召諸大臣讓之。曰。隋文帝時。大臣皆為諸王所頓躡。至。困。厄也。我若縱之。

豈不能折辱公輩邪。房玄齡等皆謝。魏徵正色曰。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王珪嘗奏三品以上。道遇親王降乘。去聲。下。也。非禮。上曰。卿輩輕我子邪。魏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唐志。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大府。凡九寺。各卿一人。八座。六部尚書。左右僕射。為王降乘。誠非所宜。上曰。人命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不為公輩之主乎。對曰。自

救者不可
數下
道釋蠹國
病民

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窺竅
塞禍亂之源本此為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珪奏
夏六月皇后長孫氏崩_中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
與上從容商略古事因而獻替裨_悲益弘多撫視庶
孽逾於所生妃嬪以下無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儉
為先太子乳母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許曰
太子患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后得疾太子
請奏救罪人度人入道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
救者國之大事不可數_朔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

女則三十
卷

民皆上素所不為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為所不為
乎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還歸第后曰玄齡事
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之本宗因
緣葭_嘉芋_乎漢中山王傳葭芋之親葭蘆也芋其
筒中白皮至薄者言其輕薄而附著也
以致祿位既非德舉易致顛危欲保全之慎勿處之
權要妾生無益於人願勿以丘壠勞費天下但因山
為墳器用瓦木可也更願陛下親君子遠_去小人納
忠諫屏_丙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后嘗
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至是宮司奏之

通鑑易知錄 卷四十三 唐太宗 三十一

禁上書告 評者

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名玄齡使復其位。綱秋禁上書告評者曰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密奏阜囊封者多評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綱冬十一月葬文德皇后。曰帝為文刻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不藏金玉當使子孫奉以為法。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買。層重屋也。登之則可遠觀。故曰觀。以望昭陵。長孫皇后墓在西安府醜

魏徵獻陵 之對

泉縣九嶷山。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見上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為毀觀。綱十二月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貢。曰朱俱波西域國名一作朱俱槃一作朱俱半一作朱駒波在葱嶺在西域之北去瓜州故城在漢時號子合國城西五百里三千八百里甘棠西域國名在大海南上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無懼昔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惟諸公匡其不逮耳。綱黜治書侍御史權萬紀曰萬紀上言宣州名今江西南寧國府饒州名今江西饒州府銀

太宗青權
萬紀

唐府兵之
制

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民也。錢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也。擲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綱更命統軍別將為折衝果毅都尉改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

果毅都尉諸府則總號折衝府折衝者所**目**凡十道以折兵衝也。左傳曰殺敵為果。敵果為毅。

見上卷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即關中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

同帥。左右羽林左凡上右龍武左右神武

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兌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輸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當給馬者官予直。官與價直。當令自買馬。宿衛者番上。更番宿衛。兵部以遠近給番。隨遠近以定遠疎近數。促皆一月而更。

兵制之善
惟唐府兵

潘陽石氏曰。府兵之制。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以出師。還則兵散於府。將歸於衛。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故先儒謂三代而下。兵制之善。惟唐之府兵耳。猶得寓兵於農之意。蓋

近古之良法也。惜其子孫不能守耳。按唐以一歲
近給番皆一月而更恐太紛擾。不若漢以二歲
更代者為善也。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四三

八人百人三百人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6432